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六十四至六十六

御史臣李陽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尚史卷六十四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列傳四十二

越諸臣傳

范蠡

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太史公素王妙論南陽人。高誘呂覽解楚三戶人）佯狂倜儻負俗文種為宛令遣吏謁奉吏還曰范蠡狂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之

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逆蠡避之種再謁抵掌而談旁觀者聳聽會稽典錄

吳越春秋文種為宛令之三户之里范蠡從犬竇蹲而吠之從吏恐種慙引衣而障之文種曰無障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也人身而犬吠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蠡不為禮越絶書范蠡始居楚也生于宛槖或伍户之虛其為結種之時一癡一醒時人以為狂然有聖賢之明大夫種入其縣得蠡而説乃從官屬問

治之術志合意同俱見霸兆出于東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去吴之越句踐賢之種躬正内蠡出治外種善圖始蠡能慮終越絶書范蠡始居楚曰范伯被髮佯狂不與于世謂大夫種曰天運歷紀千歳一至黄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于地户子胥于是要大夫種入吴此時馮同戒之伍子胥在自與不能闗其辭蠡曰吴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則越乃入越越王常與言盡日大夫石買有權辯口進曰

銜女不貞銜士不信客歷諸侯無因自至殆非真賢于是范蠡退而不言遊于楚越之間大夫種進曰昔者市偷自銜于晉晉用之而勝楚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取天下有智之士不在遠近取也于是石買益疏後使將兵為軍士所殺

後與種俱入越事越子句踐為大夫句踐三年哀元年吳伐我我逆之蠡進見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三者奈何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

事者與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
聖人隨時以行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
始今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
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
于人將妨于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蠡進諫曰夫勇者
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
器上帝之禁也先者不利王曰吾已斷之矣起師與吳
戰于五湖不勝棲于會稽王召蠡而問曰不用子之言

以至于此為之柰何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柰何對曰卑辭厚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謂身往事之如市賈貿易以利王乃令大夫種行成于吳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國對曰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臣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不如蠡也王令種守國與蠡入宦于吳七年哀五年吳人遣之歸反至國王問于蠡曰節事柰何對曰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

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彊成自若以處自若自如也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時將有反事將有間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不亂民功不逆天時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為常許將注謂德有所懷柔虐

有所斬伐以為常法兵勝于外福生于内種不如蟲也王令大夫種為之

越絶書越王問范子曰聖王之治何左何右何去何取范子對曰臣聞聖主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道者天地先生曲成萬物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四時而萬物備術者天意也盛夏之時萬物遂長聖人緣天心助天喜樂萬物之長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所謂末者

名也名過實則百姓不附親賢士不為用所謂實者穀也得人心任賢士也凡此四者邦之寶也王曰下士求賢不使名過實寡人能行也貯穀富百姓此天時水旱寧在一人耶何以備之范子曰湯執中和舉伊尹率諸侯伐桀為天下除殘賊民皆歌而歸之是謂執其中和者王曰今諸侯之地或多或少強弱不相當兵革暴起何以應之范子曰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生人得穀即不死穀能生人能殺人故謂

人身王曰保穀奈何范子曰欲保必親于野覩諸所多少為備夫八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决矣王曰請問三表范子曰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不可不察聖主施令必審于四時此至禁也王曰願知圖穀上下貴賤欲與他貨之内以自實為

之奈何范子曰夫八穀之賤也如宿穀之登其明也諦審察陰陽消息觀市之反覆雌雄之相逐天道乃畢王曰何執而昌何行而亡范子曰執中則昌行奢侈則亡執中和而原其終始即位安而萬物定不執中和不原其終始即尊位傾萬物散文武之業桀紂之跡可知矣王曰春肅夏寒秋榮冬泄人治使然乎將道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終而復始此天之常道也四時易次寒暑失常治民然也春

肅而不生者王德不究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不奉命也秋順而復榮者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王曰歲之美惡穀之貴賤何以紀之范子曰夫陰陽錯繆即為惡歲人生失治即為亂世一亂一治天道自然八穀亦一賤一貴極而復反八穀貴賤更相勝故死凌生者逆大貴生凌死者順大賤王曰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將人也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為貴物之生

穀為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可知也王曰其善惡可得聞乎范子曰欲知八穀之貴賤必察其魂魄視其動靜觀其所舍曰何謂魂魄對曰魂者橐也魄者生氣之源也神生者出入無門上下無根見所而功自存故名之曰神神主生氣之精魂主死氣之舍也魄者主賤魂者主貴故當安靜而不動魂者方盛夏而行故萬物得以自昌神者主貴而雲行故方盛夏之時不行則神氣槁而不成物矣故死淩生者歲大敗

生死者歲大美故觀其䰟魄即知歲之善惡矣王曰聞陰陽之知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氣而物生可得知乎范子曰臣聞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冬時草木既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伏壯于內使得成功于外夏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伏壯于内然而萬物親而信之陽者主生夏時太熱不至則萬物不成陰氣主殺冬時地不内藏則根荄不成一時失度即四序為不行王曰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范子曰陽

者主貴陰者主賤當寒不寒穀暴貴當溫不溫穀暴賤故曰秋冬貴陽氣施于陰陽極而復貴春夏賤陰氣施于陽陽極而不復王曰善哉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為國寶

十一年（哀九年）王召蠡而問曰謀吳可乎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考成也）時反是守彊索者不祥王無蚕圖夫吳君之吳也十二年（哀十年）王問曰吳淫于樂而忘其百姓聖人不出忠臣解骨（謂通知者隱而忠良解體也）其可乎對曰

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十三年（哀十一年）又問曰申胥（即伍胥）驟諫其王而殺之其可乎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韓詩外傳胥已死句踐欲伐之范蠡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于吳王之腹心也）十四年（哀十四年）又問曰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對曰天事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可

以成功王其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
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
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
越絶書越王曰吾聞父辱子死君辱臣死今寡人親
已辱于吴矣欲行一切之變以復吴讐願子為寡人
圖之范子曰立死下士而求成邦者上聖之計也且
夫廣天下尊萬乘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者唯兵兵
之要在人人之要在穀故民衆則主安穀多則民強

王備二者然後可以圖之王曰吾地狹民少奈何范子曰夫陽動于上以成天文陰動于下以成地理審察開置之要可以為富凡欲先知天門開及地戸閉其術天高五寸減天寸六分以成地謹司八穀初見出于天者是謂天門開陰陽俱絶八穀不成大貴必應其歲而起此天變見符也謹司八穀初見入于地者是謂地戸閉陰陽俱會八穀大成其歲大賤來年大饑此地變見瑞也謹司八穀初見半于人者糴平

熟無災害故天變而見符地應而見瑞聖人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平地平以此為天圖

十五年哀十三年王又問曰諺有之䬸飯不及壺飧䬸大也謂歲饑也言歲饑未具不及壺飧之救饑疾也今歲晚矣子將奈何對曰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遂興師伐吳國語入之獲其大子友越及吳平二十二年哀二十年越伐吳左傳至于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蠡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

居軍三年（哀二十二年）吳師自潰使王孫雄行成于越王弗忍欲許之（前弗忍不勝其忿也此弗忍哀憐之也）蠡諫曰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曰吾欲弗許而難對其使者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于越委制于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予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于予使者辭反蠡不報于王擊鼓興師以至于姑蘇之宮遂滅吳（國語）報會稽

之恥北渡兵于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王辱于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已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于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為蠡奉邑史記世家

國語王命工以良金寫蠡之狀而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蠡之地

兵權謀范蠡二篇漢書

越絕書越王既已勝吳反邦未至問大夫種曰聖人之術可以加于此乎大夫種曰不然范子豫見之策未肯為王言也越王愀然而恐請于范子曰寡人聞夫子明于陰陽進退豫知未形推往引前後知千歲可得聞乎寡人垂意聽于下風范子曰夫陰陽進退

前後幽冥未見未形此特殺生之柄而王制于四海
邦之重寶也陰陽進退者天道自然夫陰入淺者歲
善陽入深者歲惡故聖人見物不疑是謂知時固聖
人所不傳也越王曰善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為邦
寶范子已告越王立志入海越絶書苦竹城者句踐
封范蠡子也其僻居徑六十步為民治田塘長千五
百步其冢名土山范蠡苦勤功篤故封其子于是
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

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于楚朱公曰殺人而

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黄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柰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

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于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于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

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賈逵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錢為下幣韋昭曰錢金幣之名古者母平子子權母三品之來古而然矣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

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蓋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

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兎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

越絶書范蠡避位去越入齊老身西陶仲子由楚傷重而死符子陶朱公喪其中子鄰人往弔朱公方擁膝而笑鄰人曰聞子喪將唁子之哀朱公曰生不致

衰死而啗何不通也新序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王亦疑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然臣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千金一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千金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王曰善故獄疑從去賞疑從與

梁國大說新書同孔叢子陶朱公教猗頓畜五牸養魚經朱公教齊威王五水畜小說瑣屑不具錄

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史記世家

盛弘之荊州記荊州華容縣西有陶朱公冢碑云是越范蠡括地志濟州平陰縣東三十里陶山南有陶公冢

文種

文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為宛令後入越事越王句踐為大夫吳敗越句踐棲于會稽之上令于軍曰有能退吳者與之共知越國之政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今君王既棲于會稽之上然後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行成于吳曰寡君使下臣種私于下執事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越國之寶器畢從

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王左右之若以越罪不可赦將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于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偶對也猶言倍也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夫差欲與之成伍員不可曰吳之與越讐敵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無越有越無吳不可改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越國我攻而勝之能居其地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越人飾美女八納之

太宰嚭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句踐既反國舉國政屬種

新書夫差與越人戰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于吃山草飲腑水易子而食于是履甓戴璧號唫告毋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于吳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慍好亂勝而無禮谿徼而輕絕俗好詛而倍盟放此類者鳥獸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為患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夫種拊心嘷

啼沫泣而言信割白馬而為犠指九天而為證請婦人為妾丈夫為臣百世名寶因閒官為積孤身為關内諸侯吴王不忍結師與成

句踐十年哀八年句踐與種深謀吴種曰夫欲報怨復讎破吴滅敵者有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越王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祭陵山于會稽祭水澤于江州事鬼神一年國不被災二曰種財幣以遺其君多貨賄以遺其臣三曰貴糴粟槀以虚其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大夫種曰願王請糴以入其意乃使種使吴吴與越

粟萬石及越粟稔蒸粟還吳吳種越粟粟無生者吳大饑四曰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大夫種曰吳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獻美女其必受之乃使相者得苧蘿山採薪之女西施鄭旦獻于吳拾遺記作夷光修明五曰遺之巧匠良材使起宮室以盡其財大夫種曰吳王好起宮室王選神材獻之王使入山伐木一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為文梓陰為楩柟獻之吳王王受之起姑蘇之臺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六曰貴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強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兵甲以承其弊句踐曰善用其術卒滅吳種為相國吳越春秋

越絕書同韓非子越已勝吳又索卒于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范蠡自齊遺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

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史記

句踐乃召相國謂曰子有陰謀九術今用三已破強吳其六尚在子幸以餘術為孤前王于地下謀吳之前人乃賜種劒種歎曰南陽之宰而為越王之禽自笑曰後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為喻矣遂伏劒死句踐葬種于西山又名種山語訛成重吳越春秋

越絕書種山者句踐所葬大夫種也樓船卒二千人均足羨葬之三蓬下種將死自策後有賢者百年而

至置我二蓬自章後世句踐葬之食傳三賢

兵權謀大夫種二篇漢書

舌庸　苦成　皋如　逢同　計硯　皓進

諸稽郢

舌庸國語作舌庸左傳作后庸吳越春秋作曳庸　苦成皋如吳越春秋作句如　逢同吳越春秋作扶同　計硯皓進諸稽郢左傳作諸暨郢史記作柘郢　七人者皆越大夫也句踐之入臣于吳也羣臣臨水祖道軍陳固陵此下文種前為祝辭極俚鄙　王曰吾將逝矣顧聞諸大夫之風文

種曰内修封疆之役外修耕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親附臣之事也范蠡曰輔危主存亡國不恥屈厄之難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讐臣之事也若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統煩理亂使民知分臣之事也古庸曰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賂往遺來解憂釋患使無所疑臣之事也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修德履義守信溫故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于外臣之事也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履腹涉屍

僉進不退破敵攻衆臣之事也臯如曰修德行恵撫慰百姓蓄陳儲新國富民實為君養器臣之事也計硯曰候天察地紀歴陰陽觀變參災分别妖祥禍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王曰諸大夫懐術抱德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在吳三年既反國吳越春秋

吳復伐越越王起師逆之江

韋昭注敗越于夫椒越子保于會稽在魯哀元年非是　按其求成之辭曰昔者越得罪于天王天王心

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又曰敢思邊陲小怨以重得罪又曰前盟口血未乾盍是吳歸越子之後復起師伐越而越再求成也

文種獻謀曰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即伍員華登宋臣仕吳簡服吳國之士于甲兵未有所挫也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猶闕命也王不如行成以喜其民以侈吳心吾以卜之于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將必寬然有伯諸

侯之心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王乃命諸稽郢行成于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敢私告于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于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孤棄也）而又宥赦之君王之于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于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于邊今君王盛怒屬兵將殘越國越國故貢獻之邑也句踐請盟一介嫡

女執箕帚以晐姓于王宫晐備也一介嫡男奉盤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于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搰發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四方諸侯則何實以事吴吴許之成將盟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于鬼神而自輕也吴王許之荒成不盟國語

十年哀八年王登漸臺召問羣臣曰奈何而有功計硯越席而前曰願王明選左右得賢而已范蠡明而知内文種遠以見外願請種與深議則霸王之術在矣

越絶書越王胥諸臣而與之盟吾欲伐吳奈何有功計硯舉首而起曰夫仁義者治之門士民者君之根闓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選左右左右選則主日益上不選則主益二者貴質浸之漸也故明主用人不由所從不問其先說取一焉越王曰寡人雖

愚唯在大夫計硯曰臣聞智者不妄言以成其勞賢者始于難動終于有成故賢君用臣畧責于絶施之職而成其功遠使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講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觀其態選士以備不肖者無所置

明年王欲伐吳計硯曰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礪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氣原于陰陽明于孤虛審于存亡乃可量敵王曰其要柰

何計硯曰天地之氣物有死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明孤虛者知會際也審存亡者別真偽也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蓄而藏夫天時春生而不救種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蓄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夫陰陽者太陰所

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見矣孤虚者天門地户存亡者君之道德也乃仰觀天文集察緯宿歷象四時以下著上虚設入倉從陰收著望陽出糶筴其極計三年五倍

越國熾富

越絶書越王欲陰圖吳乃召計倪而問曰吾欲伐吳謀不成而息恐為天下咎野無積庾廩糧則不屬恐津梁之不通紆吾糧道故問其道計倪對曰先省賦歛勸農桑饑饉在問或水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得

世之和擅世之陽王無忽諸臣聞君自耕夫人自織此竭于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知此二者形于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明審用臣之議大可以王小可以霸王曰請問其要對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糴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為之

預備王曰物有妖祥乎對曰有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刑德變為吉凶金木水火土更勝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順之有德逆之有殃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歳德在陰歳美在是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當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盡之歳亟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穀以應陽之至陽且盡之歳亟發糶以收田宅牛馬積歛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天有時而散是故聖人反其刑順其

衡收聚而不散王曰善大夫言獨與孤比請遂受教

計倪曰糴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

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糴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王

曰善乃著其法治牧江南甲貨之戶曰粢為上物賈

七十乙貨之戶曰黍為中物石六十丙貨之戶曰赤

豆為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戶曰稻粟令為上種石四

十戊貨之戶曰麥為中物石三十己貨之戶曰大豆

為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戶曰穬比蔬食無賈辛貨之

户曰蒐比蔬食無賈壬癸無貨史記句踐困于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物之情可得而觀已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

十四年 哀十二年吳越春秋作九年九年者哀七年也時吳未有齊魯之役史記作反國之七年是為

十四年 召諸大夫而告之曰寡人念吴猶蹤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逢同曰吴兵强于齊晉而怨結于楚王宜親于齊深結于晉陰固于楚而厚事吴吴志驕必輕諸侯而凌鄰國三國决權還為敵國必角勢交爭越承其弊可克也史記同 范蠡曰方今吴楚結讐構怨不觧齊雖不親外為之救晉雖不附猶效其義夫内臣謀而决讐其策鄰國通而不絶其援斯正吴之興霸諸侯之上尊顯王匿聲無見其動以觀其靜若

成曰吴承闔廬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大夫嚭狂佞達于策慮輕于朝事子胥力于戰伐死于諫議二人爭權必有敗壞願王自匿無示謀計皓進曰吴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内有爭臣之震其可攻也臯如曰天有四時人有五勝昔湯武乘四時之利而制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使而列六國此乘其時而勝者也吴越春秋

十五年哀十三年吴王夫差還自黄池息民不戒文種乃倡

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于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赤米米之殺者惡之至者也困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嬴于東海之濱蒲深蒲嬴蚌屬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令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愎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言必不待邊鄙遠兵之會而以國都之師戰也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言吳邊鄙

雖來亦不能會吾以槜兒之師臨之槜兒越北鄙吳王若慍而又戰奔遂可出使出奔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名諸大夫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舌庸對曰審賞則可王曰聖苦成對曰審罰則可王曰猛文種對曰審物則可說云別物善惡韋昭注謂旌旗物色之屬王曰辨范蠡對曰審備則可王曰巧臯如對曰審聲則可韋昭注謂鐘鼓進退

之解吳越春秋此下云省于背聲以別清濁清濁者謂昔君名聞于周室令諸侯不厭于外訛非是此問戰事不可以遠對也

王曰可矣

吳越春秋此下扶同曰廣恩知分則可廣恩以博施知分而不外王曰神哉計硯曰候天察地參應其變則可天便地應人道便利三者見前則可王曰明哉乃命范蠡舌庸沿海泝淮以絶吳路敗王子友于姑熊夷

二十四年哀二十三年　越既滅吳諸稽郢始如魯聘衛褚師比公孫彌牟出其君輒二十七年哀二十六年　臯如舌庸帥師會魯宋納衛侯我師侵外州大獲衛師出禦我大敗之掘褚師定子褚師比之父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公孫彌牟使私于臯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衛乃重賂我衛侯不果入魯嘗侵邾田二十八年哀二十七年　使舌庸如魯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使魯還邾舊封境至駘上　春二月及魯盟于平陽左傳

越之滅吳也范蠡辭去文種讒死計硯遂佯狂以免吳越春秋

計硯者越絕書硯作倪史記作計然句踐困于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徐廣注作計研葵濮上人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為人有內無外形狀似不及人而明學陰陽不肯自顯諸侯陰取所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曰計然范子

范子范子問何用九宮計然曰陰陽之道非獨于一物也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范子

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無道之君無道之民不能積其盛有餘以待其衰不足范子德取象于春夏刑取象于秋冬

靈姑浮　疇無餘　謳陽

靈姑浮越大夫事允常繼事句踐句踐元年定十四年吳伐我我禦之陳于檇李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闔廬還遂卒于陘疇無餘謳陽亦越大夫句踐十四年哀十二年我伐吴為二隧隧道也疇無餘謳

陽自南方先及郊與吳戰吳獲疇無餘謳陽及句踐至大敗之遂入吳（左傳）

吳越春秋越王問范蠡報復之謀蠡曰越有處女出于南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越王聘之處女將北見王道逢一翁自稱袁公問于處女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隱惟公試之袁公即杖箖箊竹竹枝上頡橋末墮地女即捷末袁公則飛上樹變為白猿遂去女見越王王問劍之道女曰道有門戶亦有陰

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
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
王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墮長高習之教軍士蠡復
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王問曰聞子善射道何所生
音曰臣聞弩生于弓弓生于彈彈起古之孝子古者
死則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
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
飛土逐肉黃帝之後楚有弧父所射無脫以其道傳

于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楚琴氏琴氏乃横弓著臂施
機設樞加之以刃琴氏傳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
號麋侯翼侯魏侯也自三侯傳至靈王射道分流百
家臣前人受之于楚五世于臣矣惟王試之王曰弩
之狀何法焉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教為人君命
所起也牙為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主内裹也關
為守禦檢去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臂為道路通
所使也弓為將軍主重負也弦為軍師禦戰士也矢

為飛容主教使也金為實敵往不止也衛為副使正理也又為受教知可否也縹為都尉執左右也敵為百死不得駭也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況雌雄王曰善乃使教士習射音死王葬之于國西號曰陳音山

論曰縲牽長累千里負俗之士固不可以尋常貌已當蠡未遇非種無以識蠡然蠡之藴種蓋未盡也種術九

蟲以三該之而持盈之道種猶未喻乎舌庸以下皆能

有為位事為能宜越之伯也

尚史卷六十四

尚史卷六十五

列傳四十三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燕諸臣傳

陳翠

陳翠事王噲翠合齊燕將令王之弟為質於齊

史記蘇代説王噲乃使一子質齊

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則已焉有

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臞臞者憂公子之且質於齊也翠曰人主之愛子不如布衣之甚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以為人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也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

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東車為行具國策與觸讋說趙威后畧同

郭隗 鄒衍劇辛附

郭隗先生者王噲時人王噲之亂齊既破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讐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

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讐者奈何隗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隷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隗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

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為王能市馬馬今至矣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國策

說苑昭王問於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取薊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社稷危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師王者之臣友誠欲與王霸同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置隗為上客

鄒衍後事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夏五月為之隕霜淮南子

劉向別錄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衍

居之吹律而温氣至穀生今名黍谷

劇辛後為趙龎煖破殺之

樂毅　樂閒　樂乘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邱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

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僻遠力不能制於是
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
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
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眜於重
邱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
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
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
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

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

趙策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無約而攻齊齊必讐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嚪秦以伐

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於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

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薨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

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刼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刼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於臨淄燕惠王後悔使騎刼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

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

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

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磿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

以為春令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隷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

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史記

惠王薨燕王喜即位王喜使栗腹以五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名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

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出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

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令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牆所以好合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

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

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絶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絶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爾過不顧先王以明爾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國策

史記廉頗破栗腹之軍禽栗腹樂乘是乘為燕將攻趙也以樂閒樂乘怨不用其計之文論之史記說誤趙封樂乘為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年趙孝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乘走廉頗亡入魏史記

論曰徇齊五年得七十餘城莒與即墨亦且謂旦暮下固未嘗以全燕之兵萃力致死期一決也不然單雖善禦亦決防而潰爾讀毅報惠王書其於君臣進退之義

可謂得之而子閒乃亦翩然行也

將渠

將渠燕大夫燕王喜四年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王曰趙可伐也王問樂閒樂閒不可王怒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攻代將渠謂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蹵之以足將

渠泣曰臣非以自為為王也燕軍至宋子趙破栗腹於鄗卿秦於代逐之五百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趙聽之解燕圍史記

荆軻　高漸離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劒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衛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劒蓋聶怒而目之荆

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葢聶曰曩者吾與論劒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葢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

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

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

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廼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故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

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為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

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宫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

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

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沬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内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

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

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

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

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

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内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

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賔見燕使者咸陽宫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絶拔劒劒長操其室時惶急劒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

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劒負劒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

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黄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

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兵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

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劒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史記

論曰予讀荆卿傳嘗恨其不與所待客俱客為誰不可知也顧其時高漸離在其不與俱而待所待客何邪漸離副軻事其濟乎雖然政死而扶蘇立墨衰經趣信翦奮以擊燕燕不立碎乎濟不濟皆所以速亡燕軻豈僅以劒術疎哉軻之匕首固不逮漸離之筑也而狗屠其人者為誰又不可知也

燕亂臣傳　子之　市被附

子之者王噲之相也蘇秦在燕與子之為婚而蘇代與

子之交王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

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人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决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

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為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宫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

燕昭王史記太子平是役死昭王非平詳燕世家

尚史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尚史卷六十六

列傳四十四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韓諸臣傳

公仲朋　公叔

公仲朋（一作明史記作侈）是為韓朋事宣惠王為相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朋謂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

以一易二之計也王曰善乃儆朋之行將西講于秦楚王聞之大恐用陳軫謀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幣謂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于秦敝邑將以楚殉韓王大說乃止朋朋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絶强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報于秦矣弗行是欺秦也夫輕

强秦之禍而信楚之謀王必悔之矣王弗聽絶和于秦秦大怒興師與我戰于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宣惠王費事襄王襄王四年秦圍宜陽游騰周人謂朋曰公何不興趙藺離石祁以質許地則樓緩必敗矣緩以趙害韓者趙韓合故緩敗收韓趙之地以臨魏樓庳必敗矣庳以魏害韓者韓趙為一魏必倍秦甘茂必敗矣茂攻宜陽韓得趙魏則不易拔故茂敗以成陽資翟强于齊楚必敗矣齊楚敵也齊得地則益强可以敗楚須秦必敗須言少待以趙魏救至而楚不助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朋以宜陽之

故仇甘茂六年秦歸武遂于韓秦王疑甘茂之以武遂解于朋也杜聊韓人為朋謂秦王曰朋也願因茂以事王若朋與茂善以實秦王之疑秦王大怒于甘茂公子幾瑟與公子咎争國幾瑟亡在楚十二年楚欲復幾瑟圍雍氏韓借救于秦秦為發使公孫昧入韓朋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于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于南鄭矣言不與楚戰朋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

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劲魏于是攻皮氏楚攻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陽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而守之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秦人一作庚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于境其言收璽實有約也朋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

儀言先已所見後儀之故智臣以公不如亟以國合于齊楚秦必委國于公以解伐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于是楚解雍氏圍甙謂朋曰夫孿子一乳兩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也得其道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兩束之則韓必謀矣韓隨魏以善秦是為魏從也則韓輕主卑矣秦已善韓必置其所愛信令用事于韓是公危矣今公

與安成君韓人為秦魏之和成固為福不成亦為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柬之是韓為秦魏之門戸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于魏而西重于秦操右契而為公責德于秦魏之王裂地而為諸侯公之事也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秦怒于不得魏必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為福不成亦為福也或謂明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于主便于國利

于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今
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屬則韓最先危
矣此君之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于秦天下隨之是
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
厚取德焉是其于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
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與天下構難而兵不決韓息
士民以行其釁是其于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佼以西周
善于秦而封于梗陽周啓以東周善于秦而封于平原

今公以韓為天下先合于秦秦必以公為諸侯是其于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國策

國策又曰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癰腫也使善扁鵲而無癰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為惡于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于秦也

釐王時朋卒韓辰代相趙魏攻華陽韓謁急于秦冠蓋相望秦不救辰謂田苓史記作陳筮曰事急願公雖疾為一

宿之行苓見魏冉曰韓急乎使公來對曰未急也魏冉怒曰是何以為公之主使乎冠蓋相望告敝邑言未急何也曰使韓急則將變矣魏冉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而至大敗趙魏于華陽之下國策

公叔者名未詳亦事宣惠王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即公仲朋公叔摎留韓人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竊外權則王之國危矣襄

王時卒兩相之公叔欲得武遂於秦或謂公叔曰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為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以為韓求武遂於秦秦聽是令行於萬乘之王也韓得武遂以限秦無秦患而德楚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事楚也

國策又曰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沈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為辨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

齊令周最使韓立韓擾為相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與周君交令我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絶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韓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来臣竊强之周最不来以為公也臣强之亦以為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曰周最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韓王必以齊為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

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韓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韓史曰公亡則易必成矣公無辭以復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起兵臨羊腸楚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韓諸公子爭國楚欲立幾瑟魏欲立咎襄陵之役史記其史不載事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

德公夫楚欲置公子咎置猶廢也必以兵臨魏魏欲立咎故公何不令人說昭陽曰戰未必勝請為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辭以毋戰韓順楚欲故可以毋戰於是太子蔵瑟也與昭陽梁王皆德公矣及齊師入韓太子走楚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為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弗聽是有隂於韓也詳諸公子傳國策

封人子高

封人子高葢韓之有隐德者也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叚喬為司空有一縣後二日叚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唯先生能活臣之父願委之先生子高曰諾乃見叚喬自扶而上城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子高出叚喬使人夜觧其吏而出之 呂氏春秋

韓諸公子傳 太子嬰 公子幾瑟 公叔伯嬰

太子嬰者襄王大子公子幾瑟史記作蟣虱公叔伯嬰公子咎咎即釐王並襄王之子也

史記索隠註公叔伯嬰即太子嬰誤　按國策伯嬰別是一人然有所謂公叔有所謂韓公叔有所謂公叔伯嬰尋其事里所謂韓公叔者公叔伯嬰也緣又有相曰公叔故加韓以別之鮑彪註以韓公叔即公叔亦誤

襄公十二年大子嬰卒幾瑟初質楚與韓相公叔不善

公叔為之伐楚鄭彊者故鄭人怨韓滅鄭欲報之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泠向謂彊曰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彊曰如何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伐楚也今令楚奉幾瑟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楚相）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角（昭獻本不善幾瑟令之轉而相善角二人均禮也）而幾瑟公叔之讎也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為楚也太子嬰既死幾瑟自楚歸楚欲立之魏欲立公子咎齊欲立公叔伯嬰鄭彊

為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命幾瑟以與公叔伯嬰爭國楚怒將罪之彊曰臣之矯與之以為國也臣為世子即幾瑟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魏欲立咎故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幸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齊為公叔伯嬰伐韓中庶子強謂幾瑟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幾瑟曰不可戰於國中國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全為幾瑟弗聽齊師入幾

瑟走楚楚善之或謂秦芉戎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為韓求質子於楚別質子以伐幾瑟也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盼楚楚王必重公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胡衍韓人將出幾瑟於楚教公仲即公中朋謂魏王曰幾瑟在楚韓不敢離楚也王

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為之請太子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楚將攻秦而復幾瑟或謂芊戎秦宣后弟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相謂左右之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已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絶於楚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冷向又謂韓咎

史記有公子咎有韓咎國策幾瑟得入而得公後又

曰韓咎立為君是亦二人也

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内之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内公叔伯嬰於秦景鯉患之冷向又謂伯嬰曰太子即伯嬰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

策皆不行韓竟立公子咎為大子公叔將殺幾瑟或謂公叔曰大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幾瑟死大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大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大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公必輕矣不如無殺以恐大子公叔卒欲殺幾瑟宋赫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為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齊楚也今公殺之大子無患必輕公秦楚若無韓言小韓不之有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伯嬰與大子嬰非一人明甚公不如勿殺伯嬰恐必陰保於

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為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内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為亂矣此便於公於是幾瑟伯嬰卒不得立國策

論曰六國之勢韓最弱逼秦不間有所樹立廼外主齊楚兄弟爭國國又無人焉韓亦殆矣哉伊尹有言曰與亂同事罔不亡後此六十年裁二葉而國滅於秦亂之終也

韓褐

韓褐盍亦韓族也韓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曰天子祭海内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内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游乎韓褐曰吾不為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為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說苑

尚史卷六十六